



马 奇 著

藝術哲學 論稿

山西人民出版社

马奇著

艺术哲学论稿

山西人民出版社



艺术哲学论稿

马 奇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875 字数: 306千字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平) 1—5,600册
(精) 1—1,150册

*

书号: (平) 2088·106 定价: (平) 2.90元
(精) 2088·105 定价: (精) 4.50元

出版说明

人们都知道，美学中的许多基本理论问题，争论多年，至今没有定论。探讨仍在进行，真理将愈辩愈明。近年来，许多出版社相继出版了美学中各种流派的著作，我们出版的马奇同志的这部《艺术哲学论稿》，同样是为了贯彻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活跃学术空气，推动学术研究。在美学学术问题上，我们并不要站在那一方面。

编者

目 录

美学——艺术哲学·····	(1)
什么是美学? ·····	(23)
什么是艺术·····	(38)
艺术认识论初探·····	(57)
舞蹈与美学·····	(87)
生活丑与艺术美·····	(96)
美学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	(106)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美学·····	(143)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学问题·····	(173)
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理解·····	(194)
马克思的美学思想·····	(230)
普列汉诺夫的美学思想·····	(289)
毛泽东的美学思想·····	(371)
评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	(393)

美学——艺术哲学

关于美学的对象问题，即界定美学研究的内容范围问题，在近几年我国美学问题的讨论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意见。这些不同的意见，有的直接表现在专门探讨美学对象问题的文章中，有的从有关问题的研究中间接地表现出来。对于各种不同的意见，我认为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以下两派：一派认为美学是关于美的科学，美学以美为对象，研究美这个概念的各方面；一派认为美学是关于艺术的科学，以艺术为对象，以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为基本问题，全面地研究关于艺术的一般理论。

一 对“美学是关于美的科学”的质疑

认为美学是关于美的科学的，大体上可以洪毅然先生为代表。他在《论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里说：“美学既要研究自然界与艺术中一切客观现实事物本身的美——即美的存在诸规律，又要研究作为那种美的存在反映于人类头脑中的一切审美意识——即美感经验和美的观念的形成及发展诸规律。具体说来，就是美的性质；美感的性质；美的社会内容与自然条件；美感的心理及生理基础；美与美感的类别；美的功用；审美标准；形象思维的特殊规律……等等。”^①总之，美学就是研究美，研究美的

^①洪毅然：《美学论辩》，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页。

各方面。

在认为美学是关于美的科学这一派意见中，具体地还表现为以下两方面互有不同的看法：

在关于艺术的美与现实的美两者的关系方面，有的强调美学应该首先研究现实生活中的美，然后才为进一步研究艺术作品中的许多美学问题打下基础；有的强调首先要研究艺术的美，因为只有弄清艺术的美的本质之后才能弄清现实的美的本质。

在美的存在与审美意识两者的关系方面，有的人侧重于客观事物怎样才是美的事物的研究（说侧重，当然不是一点都不涉及审美意识方面的问题）；有的人则侧重于审美意识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的研究，强调美学要以研究人类用“艺术方式掌握世界”这种过程的规律为内容。

以上各种看法和洪毅然先生的意见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是：

第一，如前所说，虽然强调和侧重的方面有些不同，但共同点是都以美为对象。

第二，除了个别的主张以外（例如庞安福同志认为美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方向”是“始终把现实美做为直接间接研究的对象”^①——着重点是原有的），一般地都不排斥对于艺术的研究，但都不主张对艺术作全面的研究；只是研究艺术中的美，或艺术所体现的“高级形式”的审美意识，亦即艺术认识问题，这是与上述第二派认为美学是关于艺术的一般理论的基本的不同之点。

第三，虽然都以美为对象并且不排斥对艺术中的相关问题的研究，但是，强调研究现实的美及美的存在的，大都把艺术与其他客观事物摆在平列的地位，把艺术作为客观事物中的一类事物

^①《艺术美的实质及其它》，《新建设》1960年12月号。

看待，强调研究艺术的美及审美意识的，主张以艺术为中心对象（这是与洪毅然先生的意见的不同之点）；但也仍不以艺术为总的对象。

这就是这一派意见的大同小异之点。现在，我们首先回头来探讨一下洪毅然先生有代表性的意见。

理论根据的错误

洪先生在《论美学的研究对象》的第一节第一段里，就引证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当代美学概念批判》一文里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即“美学的最简单而最好的定义是：‘美学是关于美的科学’”。所以美学的目的是研究美的概念、它的各方面，以及它是怎样体现的”^①。洪先生给美学所下的定义，实际上完全是这句话的发挥和具体化。

固然，科学研究不应该从定义出发，而应该从实际出发；但是，我们也并不绝对排斥以前人的思想材料为基础，辨明是非、批判地继承。如果确实作到这一点，不妨认为是有了历史实际的出发点。

洪先生不但没有作到这一点，而且从根本上误解了车尔尼雪夫斯基。

车尔尼雪夫斯基确实曾经说过如上的话，但那是在开始叙述德国唯心主义美学概念时所叙述的德国唯心主义美学所规定的美学的定义。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了批判德国唯心主义的美学概念，不得不先来“相当详细而连贯地叙述它们”^②。在叙述之前，车尔尼雪夫斯基还简略地提到美学这个字的沿革，从鲍姆伽敦一直说到康德，说康德以“关于美的科学”使用“Aesthetik”这个

①《美学论辩》，第1页。

②《美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95页。

字，康德的《审美判断力批判》便把这个字普及起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些话，正是在洪先生引文的紧前边几行，洪先生却未加注意，竟然把康德的思想当成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本意，他以为根据了十九世纪俄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美学家的正确意见，实际上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了十八世纪德国唯心主义的创始者、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美学的奠基者的康德的意見。

如果洪先生还不以为然，可以从《美学论文选》的第37页，继续读到第53页，就会看到如下的字句了：“我们叙述了关于美及其本质的通常概念。现在，让我们着重叙述我们自己的意見……”可见，自此以后，才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自己的意見。洪先生所根据的决非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原意。

为了进一步证实洪先生所根据的定義的错误，还可以看看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美学定義的真正自己的意見。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美学论文中曾经多次提出过他的看法，在《艺术对现实的美学关系——作者自评》一文里说：“车尔尼雪夫斯基先生认为：美学既然是密切地依赖我们对自然和人的总概念，那末，随着这些概念的改变，艺术理论也应该有所改革。”^①还说：“我们的艺术观，溯源于最近德国美学家所采取（但被作者驳斥过）的观点，而是通过辩证过程从它们中产生出来的。”^②在《论亚里斯多德的〈诗学〉》里说：“美学到底是什么呢，可不就是一般艺术、特别是诗底原则的体系吗？”^③从这些可见车尔尼雪夫斯基把美学、艺术观、艺术理论这一系列概念是等同看待的，在车尔尼雪夫斯基那里，美学绝不是“关于美的科学”，而是艺术观，艺术的一般理论。

①《美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页。

②同上书，第4页。

③同上书，第125页。

再进一步，我们还可以读一读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有重大贡献的普列哈诺夫的意见，普列哈诺夫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论》里，当说明毕沙莱夫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毁灭美学”的意见的错误时说：“毕沙莱夫没有注意到，他所说的‘美学’这个名词，跟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有不同的意思。他认为美学是‘关于美的科学’，而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是艺术理论一般的艺术，特别是诗的共同的原则。’”^①（着重点是原有的）这里主要的问题不只是引文根据的错误，而在于康德的“美学是关于美的科学”这种定义的基本思想是割裂真、善、美之间的联系、割裂艺术与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否认艺术的思想内容、把审美规定为纯形式的范畴。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如此，对象并不是一切。既然同一个对象，由于人们世界观的不同，可能作唯心主义的论述，也可以作唯物主义的论述，为什么美学不可以以美为对象呢？一般说来，这是无可怀疑的，可是仅仅把美确定为美学的对象，无论如何是不能不影响美学的革命性和科学性的。这一点，我们下边将联系另外的质疑谈到。

既然提起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美学对象的想法，对象又是对研究内容的主要的概括，因之，像洪先生那样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定义的误会，可能不是偶然的由于没有认真阅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而产生的，很可能是出于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理论的基本的误解。即令洪先生不是这样，在美学讨论中过分强调研究现实的美的人们，却往往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的有名公式出发，而发展为对生活中的美（与丑）的论证。所以，我觉得：

①《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第1期，第166页。

需要消除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理论的误解

在美学史中，确实存在着这样的表面现象，自鲍姆伽敦以后，一方面是德国唯心主义美学以相当的篇幅和否定的形式谈到过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客观事物的美丑问题；一方面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不少美学著作中饶有趣味地以肯定的形式谈到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客观事物的美丑问题。就是在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们的文学著作中，也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方面的言论为最多。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从海景一直谈到大家熟知的“农家少女”和“上流社会美人”的美的条件。因而有些研究美学的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便以为美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就在于研究现实生活中的美或者还包括着艺术的美，好像只有这样的美学才配称作美学。实质上这是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理论的一种误解。

周扬同志早在《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美学》一文中，已经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论作过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估价，重读周扬同志的文章对消除当前存在的或可能发生的误解是大有益处的。

周扬同志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了批判那些认为美是绝对观念的显现的一种形式，否认现实生活中的美，认为“在现实中美只是我们的想像所加于现实的一种幻象”，从而把艺术的美置于现实的美之上等等唯心主义美学观点，他根据“美是生活”这个命题，肯定美在现实生活之中，而不在现实生活之外，“他把美从天上拉到了地下，给它安放了适当的位置”，从而，“他对艺术和现实的关系作了一个正确的解决”^①。

周扬同志认为“美是生活”这一有名公式的真实意义，在于

^①《生活与美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23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以他的论辩的逻辑使人们在二者之中必择其一：或者承认美是生活，这样艺术就只有在对生活的忠实的反映中才能获取美，在这以外，追求任何别的美的目的，都将是徒劳的；或者，承认生活在美的方面是欠缺的，纵令是极小的欠缺也罢，那末，就在这欠缺上，艺术可以找到一个回避实际生活、逃入别一个美的世界去的借口。车尔尼雪夫斯基不给唯心主义美学以任何可乘的间隙，他堵塞了艺术走向非现实去的一切的道路。车尔尼雪夫斯基使艺术和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引导人热爱生活，并为美好的生活而奋斗”^①。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的最高原则。

堵塞了艺术走向非现实去的一切的道路，为艺术的主题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使它的范围越出了旧美学所规定的美、崇高、滑稽等等的限制，而扩充到全部的生活和自然，引导艺术家去注意现实生活的一切方面，注意广大人民所关心的问题，说明生活，对它下判断。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理论的实质。

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什么要大谈美这个概念，而且特谈现实的美而不径直论述关于艺术的其他方面的问题，车尔尼雪夫斯基自己也曾有过简要的说明，他说：“在阐明车尔尼雪夫斯基先生的理论之时，我们应该把他所采取的程序改变一下；他仿照他所驳斥的学派的美学教程之先例，首先讨论‘美’这个概念，然后讨论‘崇高’和‘悲剧’这两个概念，接着就去批判艺术对现实的关系，然后论及艺术的主要内容，最后才论到艺术所赖以发生的要求，或者说，艺术家用他的作品来体现的目的。”^②

由此可见，如果不是只从字面上了解，而注意到车尔尼雪夫斯基

^①《生活与美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24页。

^②《美学论文选》，第15页。

在革命民主主义的社会政治观点统帅下的美学观点的精神实质的话，上述误解是不应该发生的。

上述已经存在或可能发生的误解，体现在我们当前美学问题的讨论中，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其一，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现实的美和艺术的美的理论，对于唯心主义美学说来，固然不失为唯物主义的解决，但是毕竟没有达到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的高度。完全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既肯定了艺术中和现实中的美，又衡量了两者的高下优劣之点，如果我们至今尚不能领会毛泽东的指示而片面地强调现实的美或艺术的美不仅有背于毛泽东的美学思想，甚至于落后于车尔尼雪夫斯基。这种落后可能表现在另一方面。这就是当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打破唯心主义美学对于艺术的限制之后，我们现代的美学工作者却为艺术制定了新的戒律。譬如姚文元在《论生活中的美与丑》一文中^①就提出：“绿色的植物是自然美的根本内容之一”，“鸟类的美，首先是因为鸟的飞翔”等等，这样，既简化了客观事物的多样性，必然排斥了艺术反映的多样性。

为了较为彻底地弄清把美学的对象确定为美这种意见的不妥当，我们有必要从美学史上看它是怎样违反历史事实的。

从美学史上看

不论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算起，还是从鲍姆伽敦算起，直至马克思主义形成以前，关于美学对象的不同意见，基本上仍不外本文开始提过的两派。事实是，绝大多数的美学家，都把关于艺术的一般理论作为美学的对象和内容，只有少数美学家，特别

^①见1961年1月17日文汇报。

是鲍姆伽敦以后的德国的一些美学家才以美为美学的总的对象。

当然，美学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决不是体现在对象的分歧上，以何者为对象的问题决不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进步的和反动的界限。美学的历史表明：以艺术为对象的未必是唯物主义的、进步的倾向，专门论述美的本质的未必就是唯心主义的、反动的倾向；前者可以柏拉图为例子，后者可以狄德罗从事美学研究的前期为例子。根本关键在于如何解释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上，亚里斯多德与柏拉图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与黑格尔的美学理论的分歧，就在于此。所以，我认为朱光潜先生笼统地说美学史上“把美学和文艺理论密切联系起来的传统是比较进步的传统”^①，是缺乏具体分析的，也是违反历史事实的。

可是，在美学史上不论以美为对象的美学理论，还是以艺术为对象的美学理论，不论是唯心主义的美学理论，还是唯物主义的美学理论，没有不是这样那样地密切地关系着艺术的命运的。

道理是简单而又明白的。既然各时代各阶级的美学理论家，是自己时代的、阶级的理论家，就不能置自己的阶级的利益、经济基础于不顾，必然要从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艺术这一社会现象的社会作用上来关心艺术的各方面的问题，使艺术为自己的阶级利益服务，使艺术对经济基础发生维护的或者破坏的作用。这就是美学理论中所体现出来的对待艺术的功利主义态度，也是艺术批评标准的政治标准第一的理论表现。这是一条不以美学家个人兴趣、爱好为转移的规律，这是一条理解过去一切美学理论的实质的钥匙。

这种情况，在美学史上，有时以公开的、直截了当的形式表

^①《美学研究些什么？怎样研究美学？》，《新建设》1960年3月号。

现出来，有时以较为隐蔽的、曲折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以艺术为对象的美学理论中比较容易地看得出来，在以美为对象的美学理论中不大容易看出来。但是，只要不忽略上述一条基本原理，就是对于专门抽象地论述美这概念的美学理论，也不难理解他们的“秘密”。

根据个人粗浅的了解，美学史上专门抽象地论述美和美感而很少正面涉及艺术的比较著名的美学家，有鲍姆伽敦和康德。

据奥夫香尼柯夫的介绍，鲍姆伽敦的美学之所以没有多谈德国十八世纪前半期亦即鲍姆伽敦当时的艺术实际，是由于德国文学还缺乏可供广泛概括的材料，有些大作家像魏兰特、克拉普什托克等都是在较晚的时期从事创作活动的。所以鲍姆伽敦只是从古罗马的贺拉西、西塞罗等人的艺术理论中抄袭和搜集了许许多多的创作“规则”。这也是鲍姆伽敦美学理论贫乏、缺少独创性的原因之一。另一个主要的原因，是鲍姆伽敦面对着当时“一切都烂透了”的德国现实，不但在现实中根本无法看到美好的未来的前景，就是在文学中也看不到对于未来的美好理想（只是到1750年左右，诞生了歌德、席勒青年时期的作品，才有了恩格斯所说的，“只有在我国的文学中才能看出美好的未来”的情形发生^①），这样，鲍姆伽敦这个德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作为“积极的、善于概括的思想代表者”，便不能不越过艺术的现状和应有的使命而制造了所代表的阶级的自身的幻想。装聋装瞎的宣布，我们的世界是“一切可能有的世界中最美好的一个世界”。

至于康德，有人说他的美学理论简直是绝口不谈艺术的，这话未免过分，康德的《审美判断力批判》中既有谈到艺术的章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4页。

节，又有专门论述艺术才能的篇幅，在艺术才能的问题上，不可知论“帮助”他走了个“捷径”，宣称艺术才能是天生的，艺术创作无规律。康德不论谈艺术还是谈美，都贯串着一种对艺术的思想内容的否定精神，都宣扬着一套审美判断无利害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理论。对于康德美学理论的这种情形，恩格斯在给康·施米特的信里关于德国哲学的评语可能对我们理解康德的美学理论有启发。恩格斯说：“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中，德国资产阶级的市侩面孔，时而从肯定方面表现出来，时而从否定方面表现出来。”^①难道康德美学理论之对于艺术的“指导”作用不可以说是从否定方面表现出来的吗？康德形式主义美学理论对于自他以后的资产阶级艺术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对于现代资产阶级艺术的影响不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吗？

总之，从美学史这种在矛盾形式下所表现出来的一般原则来看，难道我们能够在美学研究中舍弃艺术或者降低艺术的地位吗？姑不论美学对象的分歧如何，既然谁也不否认美学对于艺术的指导意义，美学对于艺术实践的巨大作用，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关切如何使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艺术繁荣发展并使之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的问题。

其次，在近年来的美学讨论中，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的倾向日益明显，这是从学习毛泽东著作中所得到的应有的启示，是值得欢迎的新气象，也是克服和防止美学研究中脱离实际、过于抽象等缺点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可是，问题的提出不等于问题的解决，原则上的基本一致，还难免有对于原则的理解和运用原则时的方法上的分歧。

^①《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48页。

究竟从什么实际出发

为了确实贯彻从实际出发的原则，还必须具体地解决从什么实际出发的问题。

姚文元早在1958年发表的《照像馆里出美学》一文里，就主张美学应当“研究环境布置、生活趣味、衣裳打扮、公园设计、节日游行、艺术创造、风景欣赏以至挑选爱人等等的美学问题”^①。这就是说，美学研究应该从这些“实际”出发。这就是姚文元对“实际”的一种理解（姚文元虽然在这里提到“艺术创造”，但把它与“环境布置”平列看待，是我所不同意的根本之点）。

我觉得应该从艺术实际出发，即从各种艺术创作、部门艺术的理论以及文学艺术运动的实际和艺术批评、艺术欣赏、艺术教育等等实际出发。

这里，就有两种实际，两个出发点。

从而，使人联想起列宁说过的话，列宁说：“因为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种意见。”^②但决不能因此就认为任何一种意见都是正确的。

既然我们从实际出发的目的在于对事物的本质的了解和掌握，我们在确定研究的出发点时，就必须区别主流的和支流的现象、假象和真实的反映本质的现象。

究竟这两种实际哪个更实际呢？我觉得为了搞清这个问题，不妨把这两种实际从三个方面作如下的比较：

第一，从质上看，我觉得艺术实际比姚文元所谓的实际要高

^①见1958年5月3日文汇报。

^②《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2页。